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男會苾穉薨甫較閱

壬戌五月王在晉題接濟東江准兵部咨題稱毛文龍

招集從義之士尚數千人久聚海濱未費朝廷升

斗今日應量給銀五萬兩以濟其匱勅登萊撫臣

發福建領兵官侯銳同王一寧帶去交與毛文龍接

濟應用等因業經奉旨下戶部議覆臣知皇上

之厯念文龍德意周至文龍有不感恩思奮者

乎臣奉命聯絡朝鮮者也蒞任之初嘗通文告于

朝鮮併探文龍之音信而有遊擊蘇其民加銜都司

僉書張攀向與文龍同破鎮江擒佟養真父子見在
臣標下臣即令二將同加銜守備蘇其國張五福于
本月二十日給與月糧盤費偕壯士四十餘人行令
登萊撫鎮發船發器械同往臣移朝鮮國王咨併諭
平安道咨內具言本職奉 命經畧遼東薊鎮天津
登萊等處軍務欽奉 勅書內云朝鮮雖阻海外實
聲教所暨應聯絡作我援助茲當蒞任之初擬合移
會國王知悉去年八月 上題差南路監軍副使梁之
垣齋捧 詔旨宣諭貴邦奈渡海阻風淡寒結凍避
颶島門棲遲卒歲今逾半載音問不通副將毛文龍

尙以收復鎮江孤軍寡援退處朝鮮地界糾聚遼民
旋圖進取其得無糧畜衆藉資貴國獲助良多惟是
隔江一旅聲勢單弱進則必仗前茅退亦全須後勁
狡酋雖昭廣寧實我叛臣爲之內應兵未臨城遂致
奔潰非奴之力有加于中國也然而西平一戰奴
死者數千人積骸填城義錦等州百姓結壘北山死
不降賊而寧前一帶乃我之所棄非賊之所乘今西
虜款關爲我設帳防守搬米運銃以濟軍興胡越一
家威靈大振少需整辦即議進兵東西夾攻全望王
國倘奴渡河窺關希即發兵以助文龍力圖牽制貴

國久懷忠義欲報興復之恩須興問罪之旅矧奴勢
甚強養癰爲害必肆侵凌併力勦除乃握勝筭其或
察幾審勢未可猝擊保獲文龍以期後舉軍資糧餉
火藥銃砲萬惟協濟無德不酬請俟異日等因又諭
朝鮮平安道云奴酋狂逞侵我上國皆緣叛臣勾
引潛肆憑陵天朝一統全盛聖主乘乾仁明
先物聲施四裔似此小醜旋當殄滅昨歲副總兵毛
文龍攻克鎮江因衆寡不敵越居鴨綠團聚朝鮮萬
里孤屯志在興復惟王國率賓效順事大殫忠倚機
邁可乘希振一旅以助王師緩急所需百爾協濟

事平之日當圖報稱。皇帝已遣監軍副使梁之垣

宣諭國王久惕風濤致稽踰海想朝命旣達無

俟中言茲者差官通訊文龍預畫戰守特此附音等

因併檄監軍副使梁之垣副將毛文龍王紹勲諭令

同心協助去後伏念人臣之義交不出疆而臣奉

天語以移文于海外不敢不奏聞於陛下續于

本月二十七日有保定叅將平四知營兵趙五自大

凌河迤回聞廣寧韃子有調過河東征討高麗毛文

龍消息則文龍之行藏動靜不可不差官偵探而俟

聞兵到彼恐致遷延夏月南風盛發過此則往來無

及矣臣正具疏聞于二十九日據專理遼餉副使錢士晉塘報天啓元年十月十八日有廣寧王巡撫差糧船六隻裝載稻米兵器送赴東江營內接濟毛副將見接濟糧到收淚爲歡即令陳中軍當日交卸所有印記實收存照等因該本道當拘白惟學并同差守備趙成功賈天剛等隔別研審據各供報毛副將自擒解修養真後南來舟師斷絕聲息不通一向在于義州城彌串堡龍川諸處往來駐劄標下止有王撫院原撥廣寧兵二百名并避難遼人十餘萬內中挑選精壯數千作爲義兵餘人寄住江東地方瑣川

固城安州定州等處兵士別無分毫錢糧及今十個
月都借資朝鮮米萬餘石布千餘疋與士卒甘同艱
苦士卒感其忠誠無有叛志江西舊有擺渡小船本
將俱收過江東奴故無舟可渡去年冬月水堅奴于
十月十四日提兵過江追襲十五日與毛將交戰
于林畔遊擊呂世舉中軍丁文禮戰死毛將力不能
支退保安州寧邊奴亦撤兵回巢毛將隨還林畔過
冬今年三月內聞梁監軍將到毛將帶領部兵前往
彌串堡于初十日相會遂用梁監軍銀二千兩充
兵餉梁監軍于十五日往朝鮮至京去訖叅將王紹

勲坐監軍來船放回鐵山任泊有天津畢巡撫所遣
應援叅將管大藩等兵船在江東各處與毛將水陸
犄角相機戰守廣寧王巡撫發來丁守仁等運船四
隻裝載糧石軍器俱照數收完外有登撫委官陳汝
明所押木寨糧船四隻裝載豆石守凍石城島適遇
梁監軍過海帶往彌串堡亦交卸與毛將但兵多糧
少人給斗升支放不敷願望轉輪接濟故差學等來
文投遞公文請給兵餉以便相機恢復因附運船後
先到津等因三十日又准登萊巡撫陶朗先揭報朝
鮮國王咨稱奴賊傳書內云南朝十三省兵大會選

陽尚且失利國王留一毛文龍何益若不見與明春
更有大于毛文龍者來孤亦不與彼相較只惱國王
承當他國之事亦聽之耳又據副總兵王紹勲報稱
三月十九日抵彌串堡闔營隨幫停泊于次日毛副
將帶領兵丁數百從定州而至管叅將駕唬船數隻
自鐵山而來合兵一處彼此慰安圖維防守及備詢
麗人并據避難遼民等供稱虜窺伺江東見我兵至
此連日不見動靜今卑職會同毛副將管叅將駐劄
彌串義州等處團練相機行事以張聲勢牽制奴師
爲此揭報等因到臣看得毛文龍以二百人糾聚十

萬挑選精壯數千無糧而聚兵遇敵而不懼去年十月奴急東攻故緩西犯人多以廣寧塘報爲虛捏令始信其非誣矣自有此報而兵部之請銀接濟臣之差官通信皆適中肯綮伏祈再勅戶部速發前銀解往登州渡海接應仍令登萊撫鎮即發船隻選差的當慣海員役同蘇其民等刻期過海如王一寧已到即與同行未到令蘇其民等先往毋稽時日一面令登州整頓舟師停泊近洋倘彼中有舉動即往協助朝鮮借過米萬餘石布千疋應差武職一員賫勅着差去使臣梁之垣宣諭優獎國玉補還原借

米布仍勅該國發兵共圖滅賊再念毛文龍王紹
勳管大藩兵集三哨五萬金支用不敷尚當續發以
備軍中月餉從中協濟桴鼓相應庶毛文龍聲勢不
孤心胆益壯而相機以謀恢復山海之安可藉其一
臂之力矣

兵科朱大典疏云兵必以堪戰者爲實而無取充數
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胆有胆而後遇敵不奔方可收
技能勇畧之用自握符者侈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
額如何棟如之兵半空于七千之內安家之破冒難
稽賈祥之兵矯擅于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攘最酷而

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援殊爲二東隱憂如是以爲兵即有如林之衆何益也

王在晉奏叅何大僕云何棟如于四月初九日引疾起程與臣相值不過旬日彼此面會不過二次蓋初到山海百事如蠅非臣之疎棟如以冗極接談無暇也棟如何常有選兵三萬出關先據八里庄中前前屯之議乃云新經畧中各道之言皆執不肯從耶又云面告經畧經畧不以爲然耶棟如請告疏中有選兵二萬分據前屯中前專意訓練之說是時棟如

將行臣往謁之則已杜門不相見矣前屯等處因房屋破壞西虜充塞于途所差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日往來于寧前之地此棟如所知者不待棟如之畫策也棟如雖爲視師贊畫而事事徑行細打將官挑選兵士動支帑銀未常受制于尚書臣初到亦未常有一事之掣其肘如城中兵馬可挑三萬將官承認者不下百餘員棟如曷不先自出關曷不請命于樞督直待臣至而後赳赳不進耶如東西二虜講和于四月初八日共圖大舉棟如有任事之勇受朝廷之命正當以身排難曷爲于次日即

行而畏虜如虎耶。湖兵欲往。京應募久蓄二心。棟如又責革管兵都司張世卿田應封收用惡兵楊大勝等各營官兵抱憤且久。又因棟如招集遼兵奸宄夾襍爲謀。叵測。棟如拏獲奸細劉一獻。劉得功明言招遼民爲內應。他們向裡斫我們向外斫等語。棟如具由移送于臣。臣已知遼人之必變矣。一聞贊畫啓行人得而甘心焉。初八日半夜移書求救于樞臣。樞臣復差人擊鼓傳書與臣會。牌。亟令三總兵多發家丁護衛。消此異變。且令袁監軍統攝其兵。臣等之愛護棟如可爲周至。于次日擁護前行。離關既遠。臣等

始得安心。如此行境。又安敢率兵于關外也。湖兵恐查究根因。于十三日潛逃。被臣發兵追趕。立斬首惡二人。又射傷九人。旋復收回。則臣已有疏。奏聞皇上矣。東西虜交構搶關之說。不敢盡信其無。有之。或爲小反。青及廣寧之虜。必非宣大朶顏之虜也。奴酋用海船裝載遼人帥大兵十五萬。要到八里鋪。如此信果真。臣等在關所幹何事。乃寂無一語。奏報君父之前。何敢以無稽之語。輕瀆聖聽。搖惑人心。且棟如起行在四月上旬。而曰四月將盡。尚未放三月糧。以致衆兵操戈思逞。兵糧一日不可遲。無隔月

不給之理。山海一關聚天下之滑稽遊棍而奸細又乘人之輕聽。請張奴勢以懼之。霹造流言以亂之。如人之見用。雖賢必毀。投人之機竅。雖奸必錄。是非顛倒流入。京都伏戎可慮。今四月初八日過矣。端午已屆期矣。西虜到關已受賞矣。而奴兵十五萬。杳無的耗。臣深幸其言之不信也。然其可信者。則在山海關毫無可恃。雖有智者亦莫如何之數語。關門如不可守。罪在年復一年。徇私用人。敗乃公事。而于旬日之經臣無預焉。先是棟如有疏謂山海關危如壘卵。非王在晉亦所能辦棟如與臣同鄉。非有夙憾。只恐

臣稽核其所用之錢糧。先下一網。微微譏刺。以爲將來巧飾之地。不知鄉人存心甚恕。無樂乎盡發其幽伏。祈皇上將棟如用過銀兩發巡按御史查覈。勿以此事屬臣。以來橫口之反詆。守關一事。臣已爲棟如所料。力不能堪。亟將其所舉文臣。廷推速代。免誤封疆。臣當造棟如之門。叩首百拜。以謝其保全性命之德於棟如。又何尤焉。

王在晉題關門形勢。疏臣聞兵之道。以豫勝也。豫之道。以懼勝也。足莫履于登山。而履于履垤。故苟競于步。雖險亦安。苟易其行。雖夷必險。臣之守山海也能。

知懼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爲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甚虢。而又雜之以西虜也。來不來。往不往。款非款。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拒之而恐失其懽。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訐。而又雜之以遼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依人之意。飢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艱乎。內外多虞。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恩。則玩樹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以

奸細也。始以疑而用間。繼以信而生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土。在在顛危。馭捏抗之人情。時時防變。收奔逃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俱經倒換。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籜土腥風。灌莽滿骷髏之白。數萬人皆野棲露處。詎任祁寒。萬千間蓆舍衝棚。曾無吐壘。草料無方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百沸騰。而錢糧更加節縮。關上皆浮寓之民。大家久已遠避。關前多散漫之虜。虜酋又兩淪首。我惟幸奴之不

來。一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強。敗氣猶難立振。矧以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依城而築者。亘延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沆漭連城。極天無際。虜如合騎登舟。掛席乘風。鳴槳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灘泊岸。直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稱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虜必不乘船。而金蒲盧渾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溫州。臣不

效願浩之愚以海爲無足慮也。城北爲角山，山脈從居庸古北喜峰迤透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朶顏諸夷部。關城枕之繚垣于山，是爲邊牆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關爲關，乃懽喜嶺蜿蜒綿邈，緊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下矚一城盡在目中。若架大砲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之勢？斗城如鍋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遠戍之防，有兩河爲保障，何夷虜之

足憂而今且以爲衝邊絕塞此豈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爲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失其所控禦矣。有爲再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鋪起者約長三十餘里北繞山南至海一片石統歸總括。角山及懽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爲捍蔽第計費甚鉅而民夫當用數萬人夫。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金獨是數萬人夫復招募于幾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安處。

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猝來，大衆奔蹕，有汗漫不及收之勢。矧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飾，而東西北三面皆零零落落，俱未脩築。羅城跛羊可越，尚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外牆畢竟當築，不築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憚。斬溫禺以纍鼓血，郅支以染鏑，決不以虜遺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竝無一字之欺。與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擐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

自鳴身命所不必言而社稷爲重臣敢不控聞
宸聽爲先時內備之計哉。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
而在訓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
夫兵之難散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先于任。今徒
以名取而不以實求則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
之患則釀禍。京師有募兵之令而邊軍募地從之
邊軍逃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士從之彼爲趨利此
爲避害人情有不樂。京師之安而樂邊塞之危者
乎有不願就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及四錢
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未增

不得。邊軍立潰。則都下之招兵爲之蒿矢也。添一官。增一官之費用。其費在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管路積弊。一經查閱。巡視先科。公費。差舍。差官。祇奔波驛馬。令旗令箭。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駕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兔窟之奸。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繇。而鑒潰離之轍。蟻聚烏合之兵。卽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亦奚以爲。薊永之間。通津之地。流民叢聚。腸胃久枯。亟宜令彼處撫臣。消萌彌患。輦轂之下。賸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黨。廣行間諜。窺我虛實。人

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挑楚兵之急走致西虜
之乍驚訛語繁興群情悄悄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
無膠柱之聲詰奸之令宜嚴緝奸之案早結朝議
息而邊患息庶可救危邊之一線乎臣薰沐拜千惟
聖明少垂鑒焉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還悉心籌畫防禦餘着該部議行
吏部奉 旨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
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重言旣驗併給事中郭鞏
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山東鉅野縣白蓮教
頭徐鴻儒作亂流劫曹州鄆城縣據梁家樓鄆城陷

破鄒滕夏鎮大掠河上有紙人四個號四大金剛
王在晉題發水兵今邊塞之兵習騎習玩事事倣樣
種種效尤一人諱則衆思諱一人竄則衆思竄一處
增餉則各處盡思增餉僻處且然何有衝邊內地且
然何有遠戍自援遼募兵未嘗得兵之用而海內受
兵之害極矣人思添兵而臣獨思減兵以苦兵甚於
苦虜也御兵難於御虜也彼登萊所急者水兵耳陸
兵安所用之青齊之勁卒甲於縣宇彼江淮之兵又
安所用之臺臣之往募也謂江淮之人之習海也乃
見海而惕望登而避懼奴而縮萊州原非衝海駐兵

於此恐至登而受巡撫之節制也。無節無制之兵可用乎。恐至登而屬總兵之訓練也。不訓不練之兵可用乎。恐至登而乘船出海。爲奴所攻。爲風濤所泊也。不習舟。不習海之兵可用乎。遊擊孟淑孔者。臣不知其何許人。市井梟棍。竊非分之官。階灶下中郎。逞凌人之氣岸。抗闔外之專命。不往不來。邈天子之憲。臣不參不謁。器械衣甲銀每名已給八兩。胡云赤手空拳。安家銀每名已給十兩。何以思歸若渴。東兵之放班起於防汛。防汛者防倭也。倭非汛不來。汛過而兵可放。奴若來。豈待汛乎。有兵無餉。撫臣不得已而

放班土著之兵。或春來而秋往。調援之卒。或此到而彼回。若夫應募而來者。則爲常川戰守之士。彼處未嘗有更番之兵。此間安得開放班之例。四方烏合。原無統攝。誰能追其既往。必其將來。朝廷費幾許金錢。三千里召募。未到登州一步。此兵緣何而招。未見撫鎮一面。此兵緣何而返。猥云勞瘁已極。鄉關入夢。豈山海之兵不勞。九邊之兵不夢耶。此說一創邊關解體。領兵官不斬而奚待焉。今時畏兵如虎。曰斬虞其變也。獨不觀楚兵乎。彼土司之兵也。不知有朝廷之法者也。足甫動而臣之令箭已及於前途矣。邀

兵截於前。追兵躡於後。當日如用大砲一擊。四千人立成齏粉。臣不忍爲長平之坑。僅爲藁街之示。歸伍之後。復擒領兵士把鍾天衢膏。尚方之劍矣。彼以如熊如狼之衆。兵數逾萬。俛首就縛。何有么麼一孟淑孔。以監院之官。自相雄長哉。若江淮應募者多。係臣鄉人。聞風蟻附。原非強敵。柰何驕視之。今惟有離羣散黨。分發青州武定以防海。發泰安以防山。發濟寧以防運。發臨清德州之間以防入衛。老弱充數者。以漸清汰。各兵如不願往。發回原籍。嚴追安家衣甲銀兩。如狂逞作亂。則逮其父母妻子。繫之囹圄中。孟淑

孔先行削藉。倘不遵號令。則着巡撫總兵拏淑孔到京處斬。彼不受成於二百里之撫臣。定不受制於二千六百里外之經畧。嗟嗟名器不可以假人。威權不可以下逮。彼徒手之兵。且挾之以自衛。敢於劒戟叢中。取悍將驕兵之首哉。登州之添兵也。爲三方並進也。今廣寧一方已無進兵之路矣。徒欲取勝於登津。舍夷而就險。舍實而就虛。此爲不得之數也。毛文龍固請兵矣。而欲江淮之兵接應。陸兵不能汎海。登萊向苦無舟。此又未必然之事也。今而後東三郡止留二萬之冰兵。入千之陸兵。而舊營仍存其額。則戰守

可支而供輸易辨。茫茫大海不能化飛騎爲遊鱗戰馬。其猶可省乎。伏祈 勅下該部議將募臣游士任所募水兵三千。駕所造船隻及時渡海。再查江淮陸兵中有習水者。量行挑選。接濟毛文龍協力以圖攻取。餘議分發各地方防守。仍節浮汰冗無貽地方隱禍。其遊擊孟淑孔亟行議處。庶邊兵不敢比例安登萊。卽所以安山海也。

昔爲經畧者只求增兵。晉爲經畧只思減兵游待御所募之兵。東旣不能渡海以禦奴。西又不能勦賊以平妖。棍弁如孟淑孔者擁兵自衛。不遵調度。

晉發憤言之而廟廊之上平平應之尚方之
雖利不能行于節制之山東委金錢以填谿壑
令人有餘恨耳

王在晉淮出鎮行邊總督王象乾會稿三月初二初
三等日據撫夷遊擊朱梅報稱哈喇慎大酋罕李羅
伯彥黃台吉等差中軍打打戶反彥恰等又朶顏
屬夷三十六家酋首速不的煖太等先後各帶領
兵馬於寧前中前等處列營駐劄爲我遠去哨探爲
我送還東來回鄉人口爲我馱負運送器物若柴木
米豆雖彼自爲興販而關上地挾人衆薪桂米珠諸

夷柴米源源而來正濟軍民一時悉用自山海至連
山數百里間西夷趾錯於道臣等與諸將約衝鋒勒
尾犄之角之因形制勝先據番僧所報羅勢願
自出帳房三百頂又傳屬夷共出帳房一頂爲我
哨守寧前一帶地方謂是（皇爺肉邊牆語非虛也）
朵顏大酋徠暈大偶爾物故諸酋煖太速不的等皆
其兄弟子侄護喪北歸煖酋諭其二子夜不收卜他
什力曰 朝廷養我家二百餘年我生你二人一
場爲人當盡忠盡孝寧要名在不要人在臣等於撫
賞時進而詢之皆如前語皆以忠孝自誓語意恭謹

雅馴不類而夷人一段趕趕桓桓之意固自躍如臣
等給之冠帶傘蓋賞物慰勞而勸勉之諸夷數數喋
喋又告討新舊賞物臣等再四思維舊賞載在冊籍
其當與也無庸多贅新賞則哈喇慎大營各台吉之
賞與朶顏三十六家新婚於大營號爲倘不浪者之
賞彼皆領有兵馬出有夷帳以忠順爲名以剿逆爲
詞堂堂天朝撫育萬邦何可不少灑涓滴使漠外
羣毳之羣溷濡於皇仁浩蕩之中乎守邊夷人移
帳携家裹糧跋涉數百千里遠來能不仰給於我雖
不必盡如所云照募兵例安家行糧衣械馬甲之類

但其來也爲我守邊而來爲我出哨而來也中
國募兵人費數十金猶且時索犒賞時索厚餉一或
不繼脫巾呼癸可獨斬於外夷乎臣等較量於緩急
輕重之間計之蓋已審矣不然諸夷之來也已逾兩
月顆粒未果其腹寸縷未被其身猶然哨守如故雖
內地齊民尚且難之語云無衣無食雖慈父不能保
其子況外夷乎逮其勢極情迫明以要我而後增之
惠不由我而彼亦不以爲德其於中國馭夷之大
體亦堪褻矣臣等數四宣諭諸夷遂於四月之三十
日寫立漢字番字罰約合同令諸夷鑽刀說誓永爲

遵守五月初一日臣又與經臣及鎮部道文武諸臣
同至歡喜嶺進諸夷而諭之使得各盡其意可聽者
聽不可聽者姑存之可從者從不可從者姑已之譬
如養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非兩也而狙有喜有
怒狙公雖善養狙不能不賦狙而令羣狙喜而無怒
也以小喻大今日之事例賞固斷斷必不可靳者也
諸夷既聞宣諭怡然色喜寂然無譁歡呼羅拜真是
胡越一家而煖太三子隨從漢官威儀率領諸虜望
闕謝恩諸部夷人環而望之靡不願其酋長早來戊
寅幾幸如煖太三子而得與冠蓋之榮者臣再維保

障固圉要在自強何至藉資諸虜而好音之懷亦昔人所不棄彼之來也旣杼欸誠以內附我之撫也自宜駕馭之當機雖賞以金繒不無少費而我得乘暇簡練兵馬修築臺牆製造器械收輯人心當震風零雨之時爲綢繆牖戶之計期以剪滅逆奴雪恥除兇酬百王而報千古此基之矣况環薊鎮邊牆二千餘里大虜屬夷處處皆是比隣結駟聯鑣在在皆可闢入今日之撫使諸夷旣吞我餌如馴犬然臥護籬下不獨安遼左實以衛薊門不獨藉資諸虜實欲修我內備臣惟此事輪軫寸衷不啻一刻九迴秤之停之

必不可已而後敢陳於我皇上之前者也先是臣具入題留督臣撫虜欽奉聖旨着就近撫賞事畢

還鎮今諸虜雖受漢索而聞虎酋欲率衆前來討賞虎酋爲虜中之長其族繁其勢大奴之所懼在慙我若結慙廣寧終非奴久居之地閑可守廣寧可襲其舊賞必不可裁但舊賞甚厚與哈喇慎罕孛羅勢等之賞不同講說調停非督臣不能辨此督臣雖暫還鎮倘關門別有聲息尤望皇上勅督臣刻期到關主張是事臣自知才不如人而同心協力彼此相成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再照廣寧旣陷羣情渙散百

事支離督臣獨力當關。樞臣接踵繼至。房謀杜斷。持危定傾。以收人心爲主。以安社稷爲悅。臣至關而始知二老臣之功大也。昔遼東廣寧禦虜。止禦一路。而東夷狂逞。西虜合縱。山海永薊之間。各禦分路。非督臣樞臣多方劑量。則山海危於纍棋。而西協同於漏艦。今諸虜立盟。甘爲我守。奴酋聞風。惕息馬首。欲東款虜。一着雖萬萬不可恃。而各隘無虞。我得藉此以圖修築。此爲行邊視師之功。而臣則隨二臣之後。因人成事者也。至於司道各臣。嘔心籌畫。竭力講警。出塞各員。役首犯虜。鋒如喇麻僧王三古八藏加銜。

都司守備閭守信通官王擒胡等出入虜庭如遊擊
張定守備龔秉正黃應節武生郝興宗通官王朝宗
通事擺賽等與撫夷府佐將領等官隨事效勞固其
職分然當茲草創之初又值頽靡之後鼓其向往以
收羣才揆之時勢亦事理人情之必不可已者容臣
等查明量行叙錄伏乞 勅下兵部施行奉
聖旨這欵虜犒賞併經督控馭等事俱有旨了該部
知道

御史張文熙疏稱山海一牆之外尺寸非我有矣試
想廣寧不守之時是何光景風鶴一驚舉朝寃震上

公車者。但得馬首回南。勝似春風得意。點闌中者。一
聞燕臺選驥。不覺泣對牛衣。借差去國者。望眼欲穿。
苟出春明一步。即爲放生之場。當事借箸者。手脚徒
亂。求緩長驅一時。猶爲延死之著。試想從昔。何意有
今日也。奴假我以可爲之時。我終日爲待斃之計。職
以爲有爲。莫若同心。同心莫若做實事。安插遼民。專
委已有人矣。而嚴構奸細一事。必慎必勤。勿使數十
萬生靈。懷反側之心。亦是安插之實着也。欸和。西羈
縻已有方矣。而嚴備喜峯等口。分將分地。無使我堂
堂中國。終落犬羊雲霧之內。則亦經畧之秘計也。

山海整頓無調兵請帑之事。內地已安。京師有講學之會。此疏提醒人心。

南道王允成奏自用兵以來經畧凡五六推矣。竊謂誤國之罪。閭閻臺省均當分過。三路一敗。神氣盡耗。河西一陷。元氣盡亡。袁應泰素亦沉潛有謀。有鑒于熊之被叅也。遂不問長短盡矯之。而不顧解經邦素亦饒有經濟。因激于戰守之爭也。遂不敢叱馭寧棄官而不恤。今主在晉往矣。臣謂宜專任之前後葛藤均當割斷。無預爲責備。而使目與人角。在晉直前。唐當前人。這是者仍之。不必矯之。爲非前人之非者。

更之不必矯之爲是虛心做去庶先有濟想廷解自
出京至入關無日不上疏照顧人情尚無暇而暇理
戰守耶則在晉之當專任可知或有應議不妨書劄
秘商何必以封疆爲作文之題目而聚訟無已時哉
近讀贊畫何棟如疏恐將來與經臣又不相合熊王
故事 廟堂諸臣蚤爲之討遲則噬臍無及矣

王在晉請接濟海外疏云建州奴之巢穴也新踞之
遼陽奴之浮寓也奴之巢穴奴之所爲家者也人情
莫不顧其家今欲從廣寧攻之廣寧爲所得矣欲從
登州攻之旅順爲所據矣惟朝鮮遠奴巢爲較近今

有毛文龍在焉。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兵法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憑鳴綠之險。居隔江之近。文龍得其所矣。奴欲長驅而肘腋之間。有蠱毒焉。奴一動而毒發。屢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頃有真定人芟興居牛庄許久遁歸。進關。臣詢之。備述奴之畏文龍甚也。臣使文龍以牽其尾。率西虜以控其頭。奴必蟻伏龜縮。保郭穀以自完。臣得乘暇時。畢餘力。以圖整頓。數月間。以恩義結人心。收其奔北之神魂。以威令肅軍伍。消其螭蟠之意。態保體者。有里胃以遮身。徒手者。得干戈以禦敵。葺

傾頽之雉堞。銃砲不驚。肉峻峭之馬骨。馳驅可範。奴
即來。臣亦有所恃。以無恐。哨馬日往來于前屯。寧遠
之間。擾其耕牧。出關三百里。田無五穀。賊不得糧。進
無可資。退無可食。奴將棄廣寧。而畫河以守我。即不
能長有廣寧。而西虜得之。猶勝奴之踞之也。如此則
邊境安而國家安矣。再審差來。守備董世富。千總
蕭玉麟等稱。去年八月至歲臘。渡江者十餘萬。遼人
靡不食朝鮮之粒。每人每月給米三斗。至六月而止。
則六月以後之糧。須待登津之轉運。而大海之隔。運
米甚難。問其差官若齋銀到彼。亦能轉達國王買米。

一面檄登萊天津裝載米粟往彼接濟一面再發銀兩往彼買糴本官又兩次具詳亟請火藥軍器臣移咨工部速行造辦隨船附帶前去獨登津船隻不能猝備有兵無船有米無船耽延時日恐至失時誤事是在彼中巡撫多方措置以濟軍興戶部治餉工部治器登津治舟隻兵糧以夙夜匪懈之心篤同舟共濟之誼庶窮海之孤軍有所託乎朝鮮夙稱忠順瞻我兵民貸我粟帛若非皇言之慰勞安望好義之有終勅諭褒嘉仍施予賚似不容已至于獲功死敵之臣應行監軍副使逐一查覈明的生者紀錄

陛賞沒者優恤加恩激勸明而後人心奮而海外之功可成矣

經畧復朝鮮國王咨爲軍務事准朝鮮國王咨爲照一自遼路斷絕消息難通奴賊形勢天兵進退了莫聞知舉國臣民徒切憤悶西望雪涕今准來咨始審皇上赫怒大兵齊集約期舉事共圖勦滅若值王師東出進薄遼城敢不鼓動忠義同讐共憤遙作聲援以用犄角之勢等因轉咨前來該本部院看得奴酋恣行克暴惡貫滿盈我朝世守封疆決難輕棄時下聚集大兵擬圖恢復惟是奴之巢窟密邇貴

邦總兵毛文龍駐兵近地遙隔大洋登津應援猝難
立致張大兵威爰整義旅防其叵測濟其不逮俾偏
師遠泊守能自恃進可圖功幸有與國是資賢王永
賴念我遼人流離飄泊身世如萍終朝嚼噉借食米
粟郵傳供應來往滋煩雖軫切于仁賢或取憎于邊
吏惟虞虜患不伐賊謀賊勢益張彼此受害王宜戒
諭邊臣同心禦侮全我避難之民植此孤屯之侶始
終不靳夫拯援將來自展乎報圖再查王國移咨在
去年六月今將匝歲而尺一始達于中華頃亦走役
浮海咨會貴邦風汎難齊天涯云邁今昔宣心祇于

築城

協助備師徒合二立歿僕偷王國無肝腹之憂中朝
有唇齒之賴茂昭義順併著功能惟帝優嘉於昭
簡冊幸希鑒茹務竟其成爲此咨去煩爲查照施行
王在晉題築城據山海分理軍務主事沈榮會同各
道閭鳴泰張應吾邢慎言袁崇煥贊畫軍需舉人孫
元化副將孫諫叅將施洪謨等親出關外相度築城
地面估計工費等因該臣看得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有中人之產必高其墻垣扃其門戶豈以九鼎至
重而屑越視之龍之神在淵虎之威在山不淵不山
則人以爲可狎其居使之然也夏商有泰華孟門之

險漢唐有清函秦隴之固。至于宋而立國之規模弱矣。然猶有天雄。鞏其北大河。經其南。陳師拒河可遏。奔馬而今竟何如者。遼左陷而神京所恃一關耳。此關北倚角山。南濱大海。城築于山根海筵之間。關落于高嶺長坡之下。臣前疏具陳形勢。賊如躡層峰。偃樓以俯矚。又如踞高嶺。搏顙以馮陵。仰而承其矢石。近而當其砲銃。牆堞不能周身。介冑何堪禦侮。不待雲梯高架而縋者。必神搖膽奪矣。故山海必非易守。卽守而單牆疊壁。必非可恃。勢不得不于關外。再築諸城。初擬築于前所築地面。遼廓難於接濟。物

料堆積難于搬移。人夫迭雜難于安頓。工程繁浩難于稽查。臣與諸臣再三酌議。循行阡陌。相度地形。無如八里鋪者。蓋關門南北邊長十七里。而從角山寺繞而東。又山城二十里。山城高低起伏。隨其巖阿。岌業。周遭周折。今傷三道關。起脚逶迤至海。畫地築牆。建臺結寨。造營房。設公館。分兵列燧。守望相助。不惟十七里之危邊。前有障蔽。而二十里之巔峴。咋嶧大半收括囊中。歡喜嶺在新城之內。凭高遠眺。賊來而我懸鏡以矚其形矣。夫非常之原。不可語于黎民。而道傍之舍。每至淆于衆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是役

也。功成有十二便焉。關外有牆，賊不得輕覘我。便一。民棄田不稼，我收之，邊內必復業歸耕。便二。野無草色，馬不放青，今關外數里，儘堪孳牧。便三。移兵出關內，城安堵，居民得寧，其屢便四。兵屯郭外，臨敵局關奔逃，無路便五。土民聞築重城，層層謹護，俱有固志。便六。互市夷丁漸移遠地，不至逼關。便七。中前所聲勢聯絡人益肯居留，爲外護。便八。芝蔴灣去城較近，可以挽泊。便九。城市寬廓，商賈必集，物價漸減。便十。哨探之兵，外城可納，賊至不驚。便十一。缺關之虜，我能自立，消其叛心。便十二。有此便，益不獲

不爲一勞永逸之計。請招募。因惟檄永屬之民願赴
工者。子來趨事。勿僉派以擾之。各營有遼兵。勒其出
關。應役給工食。以安之。計安插。則搭棚八里鋪。蘆
可托宿也。人衆不能容。則分其半。以入羅城。蚤暮可
往來也。計物料。則打柴開窑燒磚。斫石以次舉焉。夯
土掘塹。灌灰墁頂。以漸及焉。綜核。則有四道。臣調度
則有主事沈際料理。銃臺則有贊畫孫元化專理。則
有副將孫諫。叅將施洪。謨魯之由。金冠等經管。錢糧
則有永平府同知徐廷松等分管。則有將官侯一品
盧養材。李慣等諸臣。臣則時時往閱工程。以稽勤惰。

蓋關內關外工作一時併急如脩舊邊則磚灰石料
壘砌加堵悉責成于班軍幫土築口建鋪造房則責
成于守堞擺圍之兵皆優厚加其工食而後匆忙可
辦工程當百弛百廢之時爲極冗極難之事汗流氣
喘手痺足繭物料全無一備器具靡不從新人人有
鰲瘡之形刻刻如焚溺之狀豈待 廟廊之上申嚴
功令而邊臣始知所趨事哉目前至急之工第一爲
脩舊邊加堵堞其次爲造窩鋪造營房然舊邊雖葺
而人以爲未足恃也則又莫急于築外城如此興作
非財不舉估筭工料約用銀九十三萬兩而雜工所

費犒勞獎賞之需不載焉。當此三空四盡之際，皇上自爲社稷計，伏祈 兪發帑金陸續解赴山海，聽臣及時鳩工辦料，亟圖興築。此城一建，則關可守。俟明歲于中前所再築一城，則關可固。關門固，奴必不來。即來，我自有所憑依。賊亦不能得志。如此，則鐘虡不驚，宸居永奠。而皇上東顧之憂，可以少釋。臣赴關不請兵，不請帑，擇其至緊者方乞恩于皇上而事之最急。莫尚于此。年來爲東事不知費多少金錢，未占實際，而關門一片土係四海九州之命脉。此項實在工夫，爲千萬年不朽之事。臣于錢

糧分毫。不敢經手動支。必檄道府經歷幾處衙門。在在有案。節節可查。工成之後。聽巡關御史查核奏報。以清靡濫。臣才短于防邊。而心切于報國。倘任事一年。清查節省。便足少資築城之費。必不漫焉以負朝廷之委任也。昔史起之引漳。惟襄王之獨任。乃成其斷。充國之留田。有漢武之篤信。遂奏其功。聖朝一統。金甌詎宜以尋丈之墻垣委之。殘兵奔卒僥倖於嘗試。非忠臣之謀國。亦非聖主之自爲謀也。○西虜受款。關外各城堡俱收復。哨馬至廣寧界戶科周希令題稱欲固京師。必須山海據險于遠。

以聯絡二鎮莫若從中前所海口直接薊鎮黃土嶺
止依山脩築計工僅十七里皆據險而建可循城而
守其茂林豐草皆我所羅可以置援遼兵將星列其
間使無逃必爲死守芝蔴灣運糧以給之庶免輓輸
之勞退可久守進可漸築計無出此者乞急 勅經
臣決計廷臣担当 陛下不惜四五百萬之金錢以
固金湯以圖恢復不待職言之畢矣

兵科沈應時題稱臣聞衛 京師者邊關爲急今遼
東失而外邊失矣華夷分界盡在山海關頗聞關門
形勢歡喜嶺高于城樓而角山崔嵬邊牆遶山阿峯

巖特出其上是果可守之形否加以邊牆單薄羅城
低小盡危道也非亟爲增崇壯麗屹然有難犯之勢
不足禦虜長驅此目前至計倘河東河西未易倖復
欲恃山海關爲正邊必如經臣王在晉議或從芝蔴
灣或從八里鋪築起邊城約長三十里北連山南至
海將一片石角山及歡喜嶺一槩總括包羅足爲山
海屏蔽一說也又如同官周希令疏要從中前所築
起直接黃土嶺尤爲詳密周備三議皆百世不拔之
計亦一日不容緩之計也費誠浩大但五年來邊事
倥傯金錢費千萬盡委泥沙誠得乘西虜受款爲我

防守之時早爲圖畫而圖之後來兵有所恃而不逃
民有所依而無懼邊疆安 京都亦安矣他日徐議
恢復亦爲有基恐不得惜小費而忘大利也

視師尚書張鶴鳴題稱臣在山海關查山海路數至
南海口勘驗極確其增加城墻挑濬城壕建築樓臺
引海水至北角山皆極緊要事見今趙脩臣前疏已
詳悉入 告近經臣王在晉與督臣王象乾議在八
里庄東築外城尤爲桑土至計已蒙 諭旨諸路工
程視其衝要議建視其頽壞議脩葺皆萬不容已者
如議脩築以壯金湯之險而蓄虎豹之威邊關可以

永固京陵可以安寢矣

兵科賴良佐題稱國家定鼎燕京而環以九邊

祖宗良有深意大都漢唐故事欲令天子居安思危
自爲守也。然攷漢之都咸陽也。去匈奴幾千里。唐之
都長安也。去回紇吐蕃亦幾千里。自全遼覆沒以來
山海一牆之外。逼梁腥羶。神京左臂業已中斷。自
關以西平原廣野。並無雄塞鐵壁。可扼奴騎而殲之。
頃經臣移職書云。關外高嶺三道。環抱羅城。登羅城
之樓望嶺。樓失其高。而嶺居其上。虜得吾大砲甚多。
萬一憑高而擊。誰能駐足。至于角山則崔嵬聳峙。堵

爲巖牆上則繞巒岫。下則落山隈。險具在。奴而不在。我形勢如此。大可寒心。經臣議從三道關築一邊牆。以至于海。朔爲山寨。衛以銃樓。以爲防守。先着待來年。內城工畢。再集班軍于中。前所築一邊城。再添一重鎖鑰。大都採職同官沈應時。周希令兩臣之言。而兼用之。如此巨畫。不減金城。方畧獨恨其不蚤耳。今業已報興工。伏乞皇上多發帑金。責令經臣。趁時修築。勤限報竣。是在當事者。蚤爲覆行。萬毋秦越視之。泄泄應之也。

戊辰王在晉任本兵疏稱近因南京兵科給事中

錢允鯨論樞輔孫承宗逐臣在晉而爲重將權之
說盡付馬世龍全無實着等因奉 旨嚴切以致
承宗疏辯鋪叙前事數指臣名雖無詆毀之詞然
而枝節橫生藤蘿糾結臣生平出處所關安能默
默已耶當天啓二年廣寧被奴攻陷軍兵盡潰山
海關門四晝夜不闔軍民潰入者且二百八十萬
矣于時京師鼎沸遐邇訛傳應 朝官吏束裝思
奔會試舉人移寓出郭勲戚請兵而自衛商民棄
業以逃生臣猶憶雪中傳出 聖諭朝儀雜亂舉
動失常是時 廷推經畧督兵禦虜誰敢身任有

三疏以求削免者諸臣集中府會議同詞舉臣以
往臣歎曰國家養士二百五十年無人肯赴
國難不幾辱朝廷而羞當世乎願以身殉舉
朝壯之盡人憐之不意至今尚存食息于人間談
兵說劍以備熙朝之顧問回憶遼難初起銳
不可當任遼事者不以山頭望廷尉即以廷尉望
山頭沙塲之骨嶙嶙獄底之冤慘戚徼天之庇
藉國之靈以有今日豈非厚幸哉臣之抵關適
當潰敗之極事事無中倣有人人繇死得生截留
逃兵手無寸鐵身無片甲百凡料理從新整頓葺

顏垣飭戈甲煉火藥造弓箭銃砲建行伍營房先
款朵顏後款虎墩收復關前三百里地漸次屯守
邊境帖然人心已大定矣。衆議關前歡喜嶺高于
城樓賊至必憑高俯擊乃卜地于八里鋪築外城
收歡喜嶺于內鎖三道關于前科臣周希令議費
四五百萬金以固金湯而科臣沈應時亦亟議築
起邊城爲山海屏蔽臣檄道鎮估工計費謂須銀
百萬蓋併造衙舍築銃臺建營房之費盡入估數
中臣以爲多駁批再議未幾而樞輔自請行邊矣
至則謂八里鋪太近當築寧遠窟窿山其規畫在

關門二百里外而遶今無一磚一石之堆積也兩
議俱罷而督師王老臣去年議築芝蔴灣去城十
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說耳無奈道傍之築
各自無成而山海無重門深扃之勢深悔當年浮
議之囂証敗乃公事也樞輔還朝初疏並無一
字訾臣且謂經臣不可驟易臣甚感其相成之雅
無何忽有旨改臣南樞臣不知其故而樞輔承
宗與臣交代矣臣回未幾總兵江應詔亦回馬世
龍登壇授劔率意冥行變亂成法兵無不虛餉無
不耗將無不貪臣初議止用兵六萬馬萬匹欲清

舊遼餉以養兵。乃忽議添兵十四萬。馬數萬。遂竭
海內之力以供餉。功既無成。財物大匱。柳河之敗。
止存兵五萬八千。即如樞輔疏以十二萬言。此六
萬二千之兵。歸于何有。非失機陷陣。則虛籍掛糧。
世龍百喙。何能以自解也。遼臣債遼事失。遼疆未
有壞。朝廷之紀綱者。乃世龍輦金一入。紀綱從
此壞矣。世龍拙于料敵。巧于逢迎。其伶俐聰明。悉
用之于欺公盜餉。明結逆璫。暗操朝政。而又有
滑稽詭譎。游揚變幻之茅元儀。藉先世之餘貲。爲
權門之結納。垂炎如火。筆底藏鋒。投贈營陞。夤緣

未遂。生情羅織。謬瀾津塗。臣爲本兵痛心于虛兵。虛餉之當懲。決念平去。詐去貪之是急。五月十五日有邊事。日虞潰敗。債師尚爾。逋誅一疏。糾叅世龍。元儀爲舉。朝公論所快。世龍以敵國之富。元儀以通天之智。二人之怨讎深矣。臣又疏叅關內道張春。更增一敵。結連奸弁。神棍保留。營幹構黨。興讒。必欲移本兵之席。以陰售其私。臣一身真成孤注矣。臣讀樞輔一疏。謂臣先年抵任。屬道袁崇煥及兩贊司移書。故輔葉向高言。王在晉去關八里。以一百萬之費。築二十里重城。羣議開然。欲臣

抵關一閱等語。夫所謂羣議闕然形之章奏者。即周希令沈應時之疏也。二臣謂城當築。並未謂築城當止。今自樞輔一閱城工罷矣。錢糧未動。臣可無言。獨是築城一事。係監軍閻鳴泰同袁崇煥及二贊司相土度地。計議詳確而後奏。聞安得有後言以開于舊輔也。如舊輔必欲闕城。止令科道一行足矣。何必閣臣之親往哉。皇上命臣與袁崇煥同心受事。而此疏若挑之隙。所係于交情者小。所關于國事者大。臣不得不剖析明言。以白底事之無他。樞輔之疏不至。臣不敢借事生情。自

有此而臣不安其職矣臣之歸計決矣此生何日
以報 皇上之恩得 君如此時局自不能容與
言至此可勝長喟下情甘昧瀆懇伏祈 聖明裁
察焉奉 旨覽奏舊事始末自明邊疆多事卿與
督師正并胆同心共圖戡定何必以浮言介意朕
前已面諭不得再陳馬世龍如何久不達到着法
司勒限嚴催

崇禎元年九月疏

按南科錢 疏奉 旨孫承宗偏任貪將致壞東
事本當議處所惜國體姑不深究賞功銀三十萬
兩作何關銷着據實回奏自此而枝節旁生謂經

臣之逐繇監軍之移書舊輔葉公之示意矣

張鶴鳴爲視師復命內云自遼患以來經畧死難
繫獄纍纍匪一故任此官者爲捐軀赴難之官忌其
入而憊之爲此官者爲洩忿納咎之地今日之經畧
難于前日之經畧萬倍矣王在晉鐵骨赤心雄才遠
畧識見如照燭觀火肩重如迎刃理絲但秉正不阿
人醉獨醒獨臣與在晉兩人耳爲奸人所睥睨如劉
弘化周朝瑞熊德陽輩與之爲難久矣其黨與實繁
有徒其冷語椰榆暗地掣肘吹毛索瘢以中傷之全
不顧國家安危雖繇吳之智韓白之才亦無濟矣

在晉不足惜如遼事何此今日釀遼事大禍根也此臣之不顧嫌疑不顧讐害爲國家大計而吐肝膽于皇上之前也

六月王在晉題清查兵據將領呈遞兵數共計六萬六千五百一各職知其數之非核也於四月間即出示屢諭各營凡係虛名不妨開作逃亡事故已前月餉悉置不究倘倩人代點必置重法於是漸報開除而與前冊稍稍異矣一人一日止堪點兵三四千名若分日查點則此更彼代僱替滋煩欲查兵而且爲兵之所愚矣臣約部司道鎮府佐分爲十六路又恐

班軍代點分爲六路先取年貌疤痕文冊分散各官
伺日侵晨赴點守城者照堵分列于城守邊者照部
分列于邊守山者照隊分列于山守海者照船分列
于海哨兵序立于八里舖步兵馬兵序立于西關外
以官就兵不許以兵就官向來惟道將家丁雜役最
難稽覈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者臣親詣教場逐名
查記壯者病者老弱者有兵而無馬匹者無盔甲者
無器仗者一一分明大抵有盔甲者什有一二有兵
仗者十之七八而器仗不足以衝鋒盔甲不能以護
體以此殘兵敗卒交付于臣朽甲鈍器交付于臣臣

亦伴之無可如何而已。是晚收各路點策彙筭冒頂姓名及臨點不到並老弱者合之前後陸續刪汰共開除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實在兵五萬七千三百三十名此山海關之兵數也乃一片石青山口石門路義院口分布山石二路黃土嶺等處又共汰去四百五十八名計實在兵六千一百一十六名則在山海關兵數之外矣如此點法兵可稱實數乎而非也如此汰法兵可稱精壯乎而非也病兵頗多久病者當革而偶病者不當革蓋海瀕風氣五月猶綿日飲牛馬之溲無鍋無灶多就食於飯店之中夜結蜩蟬

之。牖無室。無居。盡扼處于薊園之內。人生處此。病
實稀絕。其餓。糧是驅之死也。此法之不能盡汰者也。
臣立法不用遼人。遼人無食。苟得籍民爲兵。何暇計
月。糧之多寡。將官利于侵扣流民。樂于藏身。妻室相
依。勾奸起競。紛紛攘攘。釁孽潛滋。自西兵而外。各營
夾雜。南北混淆。而浙營爲甚。臣念遼人貧苦。不忍加
威。乃所至驅逐。如失巢之鳥。驚飛四竄。苟可偷生。必
將觸網。昔照烈于當陽長坂之間。命懸呼吸。而猶不
忍自棄其民。民者天之所生也。民歸而棄之。是絕於
天者也。今在開遼。雖自令其赴死。脩築日給銀七分。

可聊生矣。擇其精健有家室者發。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哨守前屯。中前所處之亦盡善矣。而猶有不願就工不願出哨者。須立法挑選。另立遼兵一營。便于稽查。又便于調度。益於難處之中爲權處之術。此又法之不能盡汰者也。有兵無盔甲。猶可用爲守。若有兵無器仗。則不成其爲兵矣。目下設局開爐買銅。聚鐵煬工。命匠時刻。靡停而物料難齊。堆積無所。盡人力爲之。寧有濟乎。見在兵有雜役營路兵有薪水甚之。司役下隸半列簿書。狎客頑童盡食官帑。即如山海鎮兵四千各衙門占役甚多。廩中之餉日消。紙上

之兵安在。朝廷竭民脂以養兵。豈爲拊柴挑水而設者。向使本關不駐經畧三十六里之邊牆。誰人與守。由此推之。凡舊設各隘之軍。皆有名無實之軍也。若非澈底清查。何自窺其徑竇哉。見兵至五萬七千有奇。未可云少。然挑選簡練精兵。不及三萬。此三萬之中。舊存者驚弓而疑曲木。見賊膽寒。新來者履虎而恐。撥鬚聞風氣奪。敗局幾不可收。而頑局牢不可破。向無訓練之律。釀成偷惰之風。自清查之後。督令道將按期操練。務令進止步伐一閑于度。有不恪者。定以軍法從事。臣於督工練卒百事身先。語不違心。

事惟循實。未信爲厲。旣信或不以爲勞矣。弟念飢軍疲卒。薄糈難于果腹。常懷奔竄之心。厚犒乃以作勤。可奮超距之勇。欲行一定之法。須施不測之恩。益加餉。則人思比例。而加賞不可以爲例。餉之多寡。民可使由。而賞之多寡。民不可使知。軍前支用百費如叢。必餉餘于兵。而兵可足。亦可使勤。若膠柱而望瑟之調。刻舟以求劒之獲。臣終不能以甘言諭衆。空令督人而徒爲先勞無益之事也。仰祈 聖明俯允臣言。遂著爲令。每歲于餉銀外。另議操賞公用等費。庶不掣臣之肘。而有勇知方可資防禦矣。奉

聖旨汰冗兵以省虛餉是今用急務知道了其操賞等費着該部便議定來說

王在晉題汰冗員照得全遼兵餉搜括窮海內之脂剝削戕生靈之命人以爲耗於兵也戶部但計兵筭餉亦以爲耗于兵也即臣昔總理三部頗知耗于兵併耗於官而不知官之耗食一至於斯也臣初抵關查聽用官甚多其間虛掛家丁食糧者不少遂着部道開報查據官評斥革叅將李滿倉等二十一員又千總高六才等二十四員把總李俊等十一員督陣總哨等官二十一員又臣標下聽用官臣革退徐可

行等三十九員聽用承舍革退張文諒等六十四名
袁應兆名下裁去千總等官唐志斌等四十一員又
題准將材守備喻良馨葉文魁馮夢周丁天懋章
世賢操弓未中一矢試文罔識一丁張時化韓施勝
在遼防河有議文藝無長以上七員歲糜廩給家丁
銀三千兩均應汰回追劄又臣陸續批革都司王蔭
等四十餘員又湖兵脫逃鼓衆首倡元惡千總鍾天
衢楊大勝董朝位三名以次擒來梟斬示衆其他從
關外逃歸守把千總以來投用審無異能悉行逆斥
者不可勝紀如此韃靼之屬庶幾乎清矣及至送冊

查點尚有副叅遊都守把總哨中軍旗鼓等九百五十四員名。臣一一裁革。又刪去八十員。每官有廩給有家丁管兵。官有薪水有馬丁有醫書旗健雜役有一官廩給兼二十名兵餉者。有兼十餘名兵餉者。有兼五六名兵餉者。凡遇犒賞亦增數倍。支用盔甲器械鞍馬所費不貲。各官不能臨陣。何如省養官之費以養兵。各兵甚苦餉薄。何如裁無經之餉以增餉。查經畧標下有加銜遊都守備答應旗牌等官二百餘員。今未出征督戰。止用數十員至足矣。至於承舍每名月支銀三兩。歷到關並不用一名。驛遞之費少。蘇

夫馬之勞可節省一人則省一人之費而又可省一人之害此非軫恤時艱之最急者乎。慨自遼事興而閭左少年取官如寄。人各舉其所知而所知或緣于囑託。人各售其夤緣。而夤緣遂可以得官。招兵之使或討部劄數十張。不由部劄而督撫監軍徑劄者。不知幾何也。將材之選。每見類題數十員。不由題請而以異棍充武生。以武生冒官者。不知幾何也。文臣之出身以漸。乃浮譽一張而白丁已都閫矣。市井遂叅遊矣。俳優諸色人等。忽冠帶矣。驄馬鏈錢盡長安之遊俠。鮮衣統袴。詭霸上之軍容。及其見敵狂奔。

行不顧。歟。河。西。之。邊。人。以。爲。不。在。兵。而。在。官。不。在。文。官。而。在。武。官。不。在。尊。官。而。在。小。官。多。官。闕。然。先。通。而。大。衆。從。之。此。輩。之。肉。未。足。食。也。且。其。雌。黃。之。頰。蜚。聲。最。遠。而。簀。鼓。之。舌。流。訕。滋。繁。毛。文。龍。之。建。功。惟。恐。其。勝。羅。一。貴。之。死。敵。誰。悼。其。亡。習。走。無。常。與。敗。同。事。蓋。其。怯。敵。懼。虜。夜。夢。猶。驚。而。浪。逐。狂。奔。遊。魂。未。定。不。下。刪。除。之。令。益。增。糜。爛。之。憂。汰。兵。汰。將。汰。家。丁。汰。雜。流。汰。薪。水。廩。下。之。橫。金。漸。少。則。廐。中。之。上。駟。得。存。合。之。減。兵。一。疏。一。年。所。省。可。幾。四。十。萬。足。當。築。城。之。半。矣。

奉

聖旨覽卿奏汰革冗員具見實心任事該部知道

此時臺省建言多係熊王罪狀及兩河失事諸臣舊案。關兵漸次招集西虜運米換布永平一帶居民亦到山海轉糴。晉在關日事操練脩築鼓鑄謹嚴防禦廣示招徠事事躬親查覈百務稍舉言官條議頗稀。

王在晉清查馬匹照得援遼調集邊兵五萬有奇皆給馬價皆帶馬匹又遼撫自買并京營留用者不啻八萬而今僅存什中之一矣自官兵奔潰馬腹無料又長輓急控馬肉無皮關外殺馬療飢折箭完薪以

八日之奔疲爲一夕之倒死。入關馬斃。日以數百計。間有存活。復爲貪弁竊去。今之充下乘者。皆死亡之剩數。而攘竊之棄餘也。邇緣關門無草。日給銀六分。而草無可覓。馬數仆僵。臣親至教場點閱。查馬軍尅料致馬匹羸瘦者。逐一加責。而滿街之馬骨頗稀。以駑駘之猥惡。而當胡騎之剋休。安望歷塊騰空。收戰功于馬上哉。西北之兵。長技在馬。臣欲以步兵制虜。而軍中不以爲然。若謂步兵無足算者。蓋長邊哨探。晝夜奔馳。而沙磧駛駢。天荒徧跋。非騎不能。兵盈五萬七千。須馬步相兼互用。則據道將酌議取數二萬。

亦因草料之難而故從減畜也。臣之不即急請者以黃明臣之買馬原充山海關之用。今忽接部文將黃明臣買馬之銀那發二萬兩與馬世龍自行召買。則關門之懸望復爲永平分去矣。目今馬市正開過此則馬匹漸少。買馬一事萬難延宕。伏祈勅部速發太僕寺銀十五萬兩。內將十萬兩發黃明臣上緊召買。勒限押解前來。以備軍中急用。又關上有馬商駢存信等時往宣大買馬。到關驗收。給價乞將五萬兩解發山海關。以備馬商領用。庶分路召買馬廐可充而危邊得藉馬兵以衝鋒布陣矣。

天祿

王在晉奏西虜情形云今歲從正月後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隔晝音塵遂絕自虜設盟爲我嚮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回鄉人口紛紛至矣初聞奴酋一子墮馬死臣以爲好事之言無足述也乃山西人祁天祿保定人趙五俱係我兵逃回備言其事臣又以爲口傳之語未敢報也北有東強人芟興從河東回而始言死者爲奴之孫矣再合之登萊之報而臣始信其真矣祁天祿等之言曰奴子領賊兵搶關至十三站馬驚蹕而墮地死用紅氈包裹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爲不祥而罷兵然臣或孫不可知其裹尸也則祁

天祿等所目擊也。斯時也。潰卒離披。人疲馬倒。萬一
賊乘其後。何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夷善馬而馬蹶。
皇天后土。念我祖宗之功德。冲聖之仁明。惟呵
護於百靈。乃奮怒于一摔。此無異於博浪之擊。立挫
神虜。殺胡嶺之羆。旋催鬼錄。我明萬世無疆之祚。
即此已窺天意之默定矣。彼亂臣賊子。敢逆天以速
滅亡之禍哉。嗣後頗聞賊兵在十三站等處。殺遼人
之不順賊者。賊挑少壯奪妻子。以哨聚於林箐。是山
谷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有保定人王愛。逃回順帶
錦州生員趙啓祿稟詞。始知錦州城南雙堡十山等

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滴水寺逃回寺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逃回知奴酋住新城李永芳住遼陽舊城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鮮發兵一枝守南衛防登萊又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二十六日又聞李永芳向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四遼人賁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若干今又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向聞奴之子在廣寧今叛賊復與之俱非無意窺關者奴銃多糧足草長馬肥而我城

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欸關受賞者爲哈喇慎大酋罕孛羅勢伯彥黃台吉及朶顏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部暨三十六家爲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臣未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大濟蓋遼人藏米於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鋪關上居民以麤布易之民得不餒虜中有荅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餅部落不受賞荅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欸矣王燒餅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拉其好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小反

青最貧最橫奴及賁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數參駝以購反青必欲與之婚煖太之侄爲反青之婿臣令煖太間之未知得間否奴之購虜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鬪財鬪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爲其所賺或結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爲虎墩兔虎虜中之王稱慙者也而昏於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迭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購慙而購反青豈謂慙之不足與耶抑慙先爲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慙來勒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定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闕之情慙來而設帳之虜

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慙之歲賞甚繁。臣喚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三季。每季約費銀十萬。今必連去秋之賞。要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慙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第虞慙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虞。奴借慙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衛。其嚴兵以備也。不得容其逼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藐視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承召卜火。及諸大酋。糾衆攻奴。其志銳。其言確。

臣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我必大費費無所出即得廣寧而人民已散城郭傾頽亦終難守且虎酋近而白言遠近者坐視遠者競功我未收漁人蠅蚌之利而奴且效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則多方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踟躕未敢自決者此也今已差官密探虎酋之情而勵哈喇慎之氣萬計哈喇慎計賊之師果動而虎墩鬼索賞之約重

來臣在關門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以奏。聞勢必臨事而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費。有萬萬不能緩者。又聞奴之所畏在毛文龍。我不得不竭力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已治柁裝糧塞裳拯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年取用。盡人操不貳之心。則天下無難爲之事。至於戶部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關頭爲社稷安危所繫。呼之即應。乃克

瘠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譽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
不必用。用財於所不必用。用兵於所不必用。用心於
所不必用。反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所不必用。害其
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可及耳。奉
旨。這所奏夷虜情形甚悉。該部看議具奏。

王在晉摘陳行過事宜。慨自廣寧潰後。山海一關危
於呼吸。臣蒙陛下任使。若以擔重而卸肩。因地險
而却步。不惟負國。抑負生平。故矢心不主於鑿坯。
而勵氣每存乎擊楫。無奈初抵巖關。事事紊亂。人人
驚惶。有朝不謀夕之思。厯載胥及溺之恐。一關之外。

獸蹄鳥跡。交錯於塗。寧前中前之間。哨馬一出西賊。披猖人烟欲斷。驕虜呼號黨類。日肆要挾。今日索迎風。明日索牛酒。此部之酋長方來。彼部之好人又至。通官足繭而不能竟其成。臣等脣枯而不獲寤其說。講至四月中旬。纔有頭緒。諸酋必欲親見臣。與督臣王象乾盛陳兵衛。介胄環列。止令酋長數百召之。始見。而在關奸細忽播流言。以撓之。曰。此行殺汝也。毋往。又挑動在關居民曰。此來必搶也。急逃。臣欲往而山海諸生扣馬力諫。旣開誠以諭虜。又寬言以慰民。半日之間。費幾許調停。而始見信虜至。班班羅拜。匍

伏轅門犒以酒食。賞以段帛。竟日而慶始退。退復爭多嫌少。又講至五月初一日。而諸酋始願受成。闌刀說誓。年至八九十者。俱扶杖前來。欲望漢官威儀。老死而不恨。設誓後。臣等往關外勞之。捧足擁膝。席地而飲。極其恭順。而最狡如罕孛羅勢者。原圖搶掠。亦化驚爲馴。而信信之聲息。且列帳於中前等處。以守關門矣。日晡。回帳。臣令其望闕謝恩。教之以尊君敬上之義。此亦前代以來所未有之事。而臣仰仗天。明主之威稜。以存中國之大體。此撫賞夷人。起大槩也。湖兵久懷異意。時走奸徒入京。幹兵符。

構同黨而叛兵楊太勝等許其土把彼此交誼構關
臣未入境而主兵之張世卿田應封皆被革矣大
勝糾結多人歃血飲酒夥聚西關外抗不歸伍時樞
臣張鶴鳴在關語臣曰我雖行此事必須結束臣亦
憂之乃四月十三日湖兵率衆而逃矣以在關最悍
之兵狼奔不顧衆有萬餘一動百動倘闕然闖入
都門涇原之釁在於瞬息臣招之不至發騎卒窮追
斬其拒敵者二人截傷九人逃兵始懼而歸伍歸伍
之後日與馬兵爲仇臣復擒其首惡鍾天衢梟斬而
楊太勝等猶然結黨也臣諭總兵李秉誠曰湖兵爲

梗何以令于三軍即使湖民果叛我力猶能制之柰
何養癰使潰秉誠于是差役擒大勝等六名解至立
斬楊大勝董朝位二名餘四名各細責貫耳當日即
驅逐羣黨不許容留一人反側子雖未盡安而震惕
于威屏息不敢動此平定湖兵之大畧也河西戰士
如林統兵而出失地而回乃緹綺累及於文臣而斧
鑕不加于大帥雖治亂用嚴而律無正法即原情莫
貲而國有常刑臣之論劾債帥大者擁兵二三萬
次者擁衆三四千破無情之顏面而張不漏之網羅
三尺烹於波靡風蕩之餘而萬軍惕於股栗足搖之

後且逆知實承武之必逃先檄津撫擒之候旨解
奪則諸弁之憾臣者深矣軍中號令雜出將不奉令
而樹兵兵不歸伍而食餉若棍徒鄧子龍周良馭鄧
金勝陳光祖李世卿朱鎮華金文進等各樹幟招遼
人爲兵各三四百名差人擒緝輒擁亡命以自衛問
渠奉何軍令則曰何太僕之招招之也今諸棍雖陸
續就縛而多兵不能以解散中藏間諜之奸外伏勾
連之計只用一何棟如而人情有千變萬化之形軍
伍有四分五裂之勢臺省之論列多功而棟如之脫
身倖甚然其恨臣者切矣遼餉之漏卮難塞邊計之

叢神孔多。人來領餉。不知兵自何營。銀到花消。究竟人歸惡有。買物買料。亂離之冊籍多亡。問斬問軍。遼廣之囹圄已潰。賍吏之貲盈橐。積胥之膽包天。錢糧明扣明除。關廳真爲利藪。掛號可運可速。道書靡不驚權。今關門積蠹。纍纍繫獄。而納官納吏。逃入京都者。不知俵俵何之。貪官罷歸原籍。已作富家翁。欲收而付之法吏。其啣恨于臣者至矣。營兵領糧而不支本色。米豆轉運。積如丘山。風雨飄零。化成灰土。奴在右屯。搬糧迄今未已。而我之打船雇車。服牛驅騾。悉爲奴實倉。困以充居。積奴益富。而我益貧。奴益飽。

而我益飢。值此米珠。轉添狼戾之嗟。臣下令各軍月支米五斗。淮銀四錢。不領米者。斷不給銀。今五月。糧餉本折兼支之法。已行。司農之匱乏。庶其可支。乎。軍中馬匹。瘦損不問。倒死不問。奔潰之後。旣無毛齒之可查。亦無印烙之可驗。以病馬易上駟。已斃尚領芻糧。以嚙駛換空羣。經久僅存皮骨。兼之乾草一束。重八斤。用價六分。無草旣不生膘。減料又難茁壯。臣至場親查馬匹。凡極羸者。馬軍加責。次羸者。姑令加料喂養。以俟再驗。滿街之馬骨。庶其漸少。乎。向來糧銀任將官之支領。憑總哨之紛散。先除充折。又除

公費既多。科斂又多。侵尅今冊到。即令監軍之發號。號到即令餉司之給發。監司無勒措之弊。官軍免守候之煩。各營鑒鑒。逐名包封。抽來親驗。發銀者既不取居虧折之名。散銀者亦不敢襲扣除之例。此法從臣創始者也。君子營中食上廩者。要無白丁。充候官者。悉多金帶。以爲羣策畢舉。必有奇謀異能。保全疆土而見虜魂飛。聞風膽落。其在關外也。各兵未逃。而彼先逃。其入關內也。各兵已去。而彼不去。今復四至求容。蟻附蠅集。即如將材守備。韓施勝絕。無寸長名。影射家計。其害有人。何嘗操演銀印。支冠。

寶誌錄每歲冒銀六千四百兩有奇。官則騎一馬。又多乘馬之家。亦多乘馬。則增一料。又增倒馬之官。價上之不可云將。下之不可充兵。臣於各將授用者。盡發監軍考試。不濫收一員。凡冗食之徒。悉聽別尋道路。各營加銜將官。分爲三等。有兵部總督經畧衙門劄付者爲一等。巡撫者次之。總鎮練兵招兵御史部司司道者又次之。一一分別不容混冒。此又從臣創始者也。向爲遼事徵兵。從來清查兵數。領糧則有其名。臨陣則無其人。將官之富厚充囊。軍士之貧窮銷骨。今盡數清查。虛詭進斥官軍。久不冒保。未聞戰

陣之法總哨向不習射全無貫革之能今令守邊守城者日習銃彈在營在任者日習槍棍馬步軍兵先令道鎮操演陣勢已明分布既定臣自到教場操閱操畢較射官軍射藝生疎遠不能及八十步射不能中九矢以此而當強虜猶蹇兔之遇韓盧敢謂當關之虎豹哉查射不及武者一一加杖各兵以槍刀棍棒牌筦跌打呈能者盡人給賞此後遂成規格官軍之知有操練也亦自臣創始者也至于各局物料向係委官暗收有無多寡何從稽考匠多而料少則束手以待料匠少而料多則恣意以開消製器未必皆

工虛名悉多耗餉。今責成王事沈蔡之精核而造器必無苦窳矣。錢糧向有部折軍士每至吞聲若餉司駐撫寧往來支放猝難查對。臣令新餉司移駐山海。糧銀之有無朝夕可問。營伍之支領咫尺非遙。蓋有主事白貽清之廉慎而出納可期清楚矣。此外如空營大砲地雷木虎等件暗藏機械俱責將官分任。奴知之可消其入犯之謀。奴不知可遂吾罔取之計。目下脩葺城垣又卜築新邊鳩工傭木日無虛晷倘得錢糧應手軍士同心仰藉祖宗之靈或可陰禱強奴之魄惟是奸細潛踪訛言滿耳南國之鳳乃是山

鷄周人之璞實爲腐鼠兼之被禡盈千吠聲極萬當
茲世局分途時情任臆或以流聞而起訕或以繁言
而害成此非惡影疾走之時亦非處陰休影之日不
揣者以爲亟亟自明之疏疑有皇皇求聞之心詎知
知不知在人於我無傷信不信在朝於國有損且有
日伺臣之門而求過者矣嗟乎身居虎吻日懼張
牙暫據鵲巢原非安土身於何屬名於何有惟仰恃
聖明遠照萬里矚及幽遐聽邊臣之展布耳已更念
微臣規爲運量乍祛積習忽樹新條拂衆願之徂安
或羣情之謬謚須申重天語可無替於初終將責

成於久暫。文臣武帥。恪遵功令。揭日月而行之矣。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駕馭夷人料理邊務。軍政一新。朕
甚嘉悅。卿還安心殫力督帥文武將吏。竭忠報國。同
建大功。不必他慮。

工科郭興治題曰。今防守機宜。撫勦可否。與夫兵餉
之措處。皆急在眉睫。大費商量。總之今日大事。不出
安攘兩着之中。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干戈倥偬之際。
卽禮樂潤色性命微言。切以爲不對時症。無裨短長。
而况於憑恃意見。恣逞胷臆。一人立標。衆人吠聲也。
耶。又豈其不記廣寧初陷時耶。送妻子者。夜遁宵奔。

謀差假者朝乞夕請。真若河朔一片地。世界轉盼即見陸沉。而豈料其有今日耶。幸有今日是祖宗社稷之有靈。而留此綢繆之一日也。所當何如。警醒何如。愛惜者。顧仍偷千金之寸陰。快一夫之恩怨耶。吾聞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比肩事主。何異兄弟下民之侮極矣。鬩牆尚不可忘耶。吾恐盜賊夷狄不識時局。不畏要人。覆牆投河。自取滅亡。徒令後世咄嗟曰。中原搶攘。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千秋萬世之臭有不可湔除矣。伏祈皇上勅諭諸臣。自今以後。各從公家起念。各從職掌着手。仰想君父之焦

勞俯思生靈之塗炭。止何以分憂。朝廷下何以有
辭。天下勿蹈尚口之窮。自取噬臍之悔。庶議論省成
功多而天下事可漸爲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以後大小臣工都着洗心任事共
濟時艱。不必紛囂爭論。

經畧在關沿邊烽燧不絕。通宵刀斗相聞。邊臣勞
苦。收拾破壞封疆。九邊無調遣之煩。內地無招募
之苦。田畝省加編之稅。中外稍得寧息休養。元元
于瘡痍未起之時。乃廷臣不脩實政。但脩恩怨。輒
圖簇擁權黨收功。掀翻世局。轉眼便忘廣寧潰敗。

避死逃生光景所謂奴急併急奴緩併緩豈虛語哉。

王在晉題巡行近邊臣職在守邊衙門之卷案無查左右之典故未習百事師心從頭做起月來稍稍有緒向聞有奸細在關故爲陳師進取之狀潛露糾虜合擊之形因間用間離其腹心嚴督東師渡海協助奴如聞報將必自疑自駭無敢生心弟念一片石等處最衝最險不一親往則取信于耳聞未取証于目擊揣摩尚隔玄虛而調度不由實見兵不可若是其警也臣欲盡力勤邊而關上人心未固不可遠離

乃從近關各隘一往關焉按山海佳城至角山關卡
三里角山至三道關甫三里三道關至石門路交界
十七里其自角山而上皆山城也山城北折爲橫嶺
嶺高而趾落環堵中虛實馬上能盡見之謹嚴陳設
仍樹疑兵以示有備過此山徑轉深越數里而一片
石之橋城如長虹跨空鐵關石洞橫亘於白沙黃土
之間隱然在目矣其形口闊而喉窄遇雨則山水建
瓴直下泉飛百道頃刻成渠以橋爲關下有九門通
水關不甚高流沙衝急則橋虞中圻一片石之稱險
者以此然兩山彭峙設有烽臺賊至銃砲能遠擊而

副將吳自勉挑濠築土於傍頗能布置初戴極擅招
遼兵三千三百有奇居此極爲樞督二臣所殛而遼
兵不能散臣甚懷猜今問自勉謂遼兵皆挈家而居
願死守又有五寨土司莫大功田應封兵一千近經
調發彼亦惕自勉之嚴潛消其跋扈臣召把目問之
亦安於是土共計將四十八員兵丁五千六百三十
四名馬八百二十八匹兵足守矣臣又欲調兵一枝
駐此爲奇兵賊如扣關一片石伏兵從腰衝出或截
其後或擊其歸賊必顧忌而不敢前至於片石雖險
然路徑迤邐透賊須瞻前顧後進此爲天穿我得用奇

殺賊賊豈舍坦平之大路而由車不並軌騎不成行之險道哉。過片石二里而爲廟山堡又八里爲黃土嶺關登關南望正對鐵場堡堡係新葺今居民盡徙已城墟矣此處宜設兵以備外援弟荒堡孤懸居人應脰徐布方略乃堪持久黃土嶺外地界開敞往歲虜數犯關此爲要衝不後于片石然當關踞嶺高而可憑不似片石環橋低而易踰耳守備路元寧領官九員軍丁八百九十一名馬一百七十三匹今又分莫大功等土兵之半守之守備往來片石以聽調度蓋片石距嶺匪遙烽火相連不移時而可至也黃土

營結于山下不過三家之市邊城之稱營堡者皆斯類耳越黃土營過坑兒谷二十里而爲大毛山山落于嶺後出董家口六里而爲城子谷大毛山提調李魁春領千把總六員軍丁六百五名出谷爲水門寺十五里而至長谷駐操營延綏入衛兵一千六百四十八名寓焉入衛兵向居山海至萬曆二十一年始移駐操營彼地甚僻應照舊調居山海而量撥土兵以守之事之不煩再計者北折爲平頂峪兩壁中開積水潺湲匯成丈壑冰涸時介然成路然高山埃嶺團團周匝關外林木叢茸兼之亂石參差胡馬頓難

歷塊路雖衝而非憂兵之地也。平坦至板場谷越三十三里而義院孤城落山窪間。右爲水關。關四門。又右爲撫夷廳。廳倚墻。墻上有樓。墻之外有坐門。夷人見臣至。拜于樓下。以羊酒犒之。凡得夷情。即來報本。關擺設空營火砲。最稱奇捷。馬至伏發。聲震山谷。火遶林臯。臣在山海所埋伏。皆穴地伏。軍候賊至而發火。賊騎如飛馬過而不及發者有之。伏軍于地窰。先爲賊覺者有之。火發烟起。賊即奔馳。行過數十步而聲烈。臣以爲非精技也。惟義院關火砲不用火燃藥線。馬觸機。火即噴發。賊不覺避。臣即喚砲手到關。

如式製造賊聞之必不敢馳逞以行不測之地矣駐義院官二十一員軍兵二千六百一十二名馬八十八匹兵力已強不必增設距院三里許爲挈子谷又三十五里至石門寨營都司梁柱朝領官七員兵丁二千十九名馬五百六十三匹石門落于平坡無甚險阨去義院大毛山黃土嶺皆適中之地結營以備應援桑麻遍野太平時爲樂土避難之遼人錯趾焉旋至山海僅四十里臣即回關所過之處烽臺相望俱先年戚繼光所脩葺或因舊臺而築新臺或棄舊邊而設新邊沿邊烽墩星羅燧列間有傾欹者臣即

檄所司脩之。飭舊整新。儘堪防禦。不必更張。以滋煩費。再查山海關原備西虜。非備東夷。東夷向有三韓。隔絕風馬牛不相及也。萬曆十一三十四等年。虜衆犯遼。直抵關下。又十九三十六等年。虜衆大舉驚潰。薊鎮故本關。居民知有西虜。不知所謂建酋也。西虜向稱爲巨敵。今巨敵化而爲我之藩籬。牆外四望。皆草木菁葱。沃野千里。

成祖文皇帝靖難。以兀良哈從征有功。遂以大寧地與之大寧。旣徙關東。橫入虜地。寧前不絕如綫。虜騎出沒道路。多梗跡。臣所履南海口至橫嶺。邊長八千五

百七十六丈一片石黃土嶺義院石門交界邊長一萬三千三百十二丈何處不可入犯何處不當固守虜如不靖即添兵一二十萬添餉四五百萬東西支應疲于奔命亦無抹于空疎乃知無形之險固于人心而先事之防周于人事雖有智者亦不能舍款之一策以爲目前彌縫補救之計因款虜而忘備不可因款虜而脩備則化無備爲有備矣備西虜以守關不可使西虜之不攻關則化有患爲無患矣今石門義院口外之虜皆與我設帳前屯之虜守籬之犬未必能嚙賊然賊至而聞犬吠之聲亦黑夜窺人牆壁

者所望而走也。東夷可犯之處只有一片石黃土嶺。遼而西則漸入虜地。而馳羊腸九折之坂矣。惟是虜性何常見利則嗜虜。嗜金而奴括遼民之黃金以餌之。其見於毛文龍之揭報者與臣之前疏合也。彼以精鏐我以粗段布匹。彼以實賄我以空言說合。豈惟愚虜抑亦自愚。邇據哨探周守廉左輔報稍哨至塔山地方有拱兔營。王達子說稱奴酋用財帛哄反青都令要做親聞說在八月間謀犯抵關等因。隨接督臣王象乾書云。西虜款事成與不成。宗社封疆之安危係焉。得報。反青抽扣兒諸酋爲逆奴所誘欲

與媾婚又誘長漢都令敖漢等相率以從不覺駭愕
失措是日獨石報罕孛羅勢病故山海之守其議創
于罕孛羅勢而徠暈大以身先之今徠暈大死罕孛
羅勢又死罕酋之族丹舍台吉者聞助兵踴躍而前
稱忠順今又死此時着落撫夷遊擊張定朱梅託煖
太多奈滾吉務令招誘反青抽扣數酋入我繚縱勿
被逆奴誘去斯爲萬全之策速行寧前道與各弁亟
圖之又貽臣書速議委官買賞夷段匹督臣深憂反
青抽扣與奴酋合臣亦慮之書未至而臣已着朱梅
差人往說矣都令爲反青之子其父遺奸人先爲奴

酋所拘繫虜中極重。好人挾之以不得不從。抽扣者虜中之最黠。虎墩炒花五路拱吉皆與爲仇。兵強悍喜鬪。與反青部落居錦義之間。我今西結朶顏宣大東欲結虎酋。而反青抽扣從中隔畫。旣不得潛師以襲廣寧。又不得駐兵以保寧遠。好兒趁與慙有不共之仇。激之使鬪。不可謂非奴中之撥置也。一使仇以絆其所忌。一用賄以結其所親。俾設帳守關之虜。音塵不及於西平。櫻城死守之賊。遠顧無虞於山海。虎酋欲來。而有以尼其行。反青抽扣欲款。而先以吞其餌。我之款虜。人或以爲疎而弛備。而奴之構虜。則見

其巧而多謀臣等于慙非不知王世忠之關親然不
患無通虜之人而患無款虜之物虜最難合亦最難
調此急而彼緩陽附而陰離彼來而與之款則不追
不拒有易厭之情形我往而強之來則多索多求有
難填之谿壑藉以空言要結張定朱梅即喙長三尺
靡濟于事此蘇張不能收功而孔方多能見效者若
徒期事之克濟而不惜重費以招之無論經費無出
功成而吏議隨焉世局紛囂無中生有誰容邊臣之
展一籌也惟是虎酋舊賞萬不可缺而此費毫無措
辦俟其率虜前來富關要挾然後請於朝廷而與

之往來至速亦須浹月。一月之供應不啻幾萬金而關民素畏西虜虜至必驚驚必竄而我思歸之士習走之兵見影聞風足脛先動豈必奴賊至而後能爲山海患哉。此真係邊塞之安危而廟廊之上所當亟爲計處者。蓋寧可賞備而虜不來不可虜來而賞不備。臣是以條述虜情而先期以請命焉。惟明主蚤見而亟圖之封疆有厚幸矣。

巡撫李瑾會題關上鎮守止當統領關兵管轄山石二路兼理寧前前屯八里莊一帶永平鎮守即當駐札永平專練兵馬分管燕河建昌二路應當關者得

專力于一面而後勁亦克濟乎前茅其三屯鎮守仍舊駐劄三屯專管中西二協以爲永平接應則布置不踈而統轄亦明矣

薊鎮三協有十二路。東協山海石門、燕河、建昌、中協太平、喜峰、松棚、馬蘭、西協牆子、曹家、古北、石塘、諸路中又有各關各隘口，向來三協共一總兵駐三屯營，以便東西應援。今議割山石、燕、建屬山海總兵江應詔臨軒授劍，予之勅矣。乃三屯與遵化又各設一總兵，六十里之間有二鎮守焉。且所居中協而遙制西協于二百里之外，三鎮旣分

設矣。而孫祖壽又推薊鎮總兵兼永平山海等處所領勅書仍照舊稿三協將安所適從耶。樞輔入部立意紛更。而其懜懜貿貿大率類此。此事不得不題此經督撫會疏一入。深銜暴白其短。稱疾求罷不允。遂請行邊。諸事紊亂到底。諱疾忌醫。邊事安得不壞耶。

孫承宗疏云。方今天下第一大事惟兵。而兵家第一大事。只在中樞。必不可朝更夕改。暫借于未聞軍旅之人。亦不可叙齒挨資。強加于徒具形骸之員。若職承宗書生伎倆。何敢決籌。即頃分轄一事。

權輔
自請
行差

果職言之非也。則如此小事。尚致鶻突。而其才可
知。抑職言之或是也。則如此淺事。尚致紛囂。而其
望可知。才望既有未堪。而况疾病纏連。肌骨盡銷。
真病真衰。卽心志欲揚。而氣力爲抑。伏乞急勅
吏部。從公會推務在得人。以授司馬之托。職之衰
病。憐而放歸。以全帷蓋之私。可勝激切之至。

兵科朱童蒙等題竊謂遼事以來。兵部尚書凡三四
易。旣而皇上加意東顧。自爲宗社生民計。眷注
孫承宗。以閣臣兼行部事。從在廷諸臣之請也。今接
閣臣孫承宗揭帖奉

聖旨近關防守宜及時料理經畧官用心修備已有次第卿欲親詣關門相度商議具見爲國忠猷朕甚嘉悅鹿善繼宋獻准隨卿行其犒賞會同經畧官酌給印着張經世暫署卿還作速還朝欽此職等讀未及終不勝私憂矣夫以政本而溷以戎務以綸扉而抑以樞座祇恐不得久寄軍旅還歸黃閣所以前陳居恭出將入相之謾職垣直糾之正欲久任此老成重臣彈壓內外運籌緩急也今日之行居恭之言驗矣臣等參詳原揭倘亦有厭勞就逸之思乎

初晉推經畧辭曰朝首揆葉公面語曰我從來未

到邊不識韃靼公抵關事定我來一看晉答之曰
閣下行邊振朝廷之靈爽此邊疆之幸也然言
之未必果行葉公偶以此語同事孫公愕然曰門
生見掌兵部須某往詰朝而謁已上矣葉公不能
挽悔之無及一言而起無盡之紛紜後葉公罷相
歸而晤晉于吳門具道所以追悔而未嘗諱言也
錦衣陳居恭爲樞輔之里戚預測其深裏所以有
入相出將之疏是時樞輔非次拜相人言藉甚須
借掌部行邊以厭時望一聞葉公語即發不留行
恐首輔之先着鞭耳

遼事實錄卷之九終

四三

遼事實錄卷之九終